

【清】黎庶昌著 黎鐸 龍先緒 點校

黎庶昌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黎庶昌著 黎 鐸
龍先緒 點校

黎庶昌全集

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牂柯故事(卷一至卷十四)

黎鐸 點校

.....

二二六九

目錄

點校說明	二二三
卷一 建置	二二七
卷二 水道考	二三五
卷三 考證	二四九
卷四 雜記	二五六
卷五 名勝	二五九
卷六 險要	二六九
卷七 金石	二七〇
卷八 祠廟 冢墓	二七二
卷九 古蹟	二七三
卷十 宦績	二七五
卷十一 歷史人物(一)	二八〇
卷十二 歷史人物(二)	二八三

卷十三	本朝人物	二八九一
卷十四	人物瑣記	二九六〇
卷十五	歷史烈女	三〇〇一
卷十六	紀事	三〇一八
卷十七	農桑水利	三〇五九
卷十八	物產	三〇八二
卷十九	苗蠻種類	三一一五
卷二十	土司	三一五五

本冊目次

胖柯故事(卷一至卷十四)

黎鐸 點校

.....

二二六九

牂柯故事一

黎
鐸
點
校

主編 黎鐸 朱良津
編輯 簡小姪

本書底本由貴州省博物館
無償提供，特此鳴謝！

點校說明

《牂柯故事》名曰「故事」，乃取「掌故、典故、舊事、先例」之義，故采用方志體例。內容分建置、水道考、考證、雜記、名勝、險要、金石、祠廟、冢墓、古蹟、宦績、歷史人物、本朝人物、人物瑣記、歷史烈女、紀事、農桑水利、物產、苗蠻種類、土司二十類。《牂柯故事》雖采用方志體例，但主要是抄錄各種著述和史書，并無黎庶昌撰述內容。

閻興邦在《康熙貴州通志序》中談到貴州修志之難，列舉了星野難齊、典籍難稽、政治難詳、風俗難同、戶版難稽的「五難」。認為「積此五難，遂成三惑：夜郎與遵義同疆，興古與曲靖錯壤，爲梁爲益，分軫分參，則惑於地；牂柯遙隔於番禺，紫池沿僞於貴縣，舞無音淆，充宛異，則惑於書；晉置寧州，何以刺史不蒞黔土？唐增都督，何以粹夷別屬劍南？則惑於官」。有鑒於此，黎庶昌在收錄上所取標準是事無巨細，儘量錄入，爲考證地方歷史、地理提供詳實的材料。如「建置」卷收錄了從春秋時《管子·小匡》到清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等歷朝史籍和地理學著作中有關貴州疆域內行政區劃變更的記述，多者數萬言，少則寥寥數行，都是對貴州行政區域建置有助考證者。但并不是如數照錄，也有所擇取。如采錄《讀史

方輿紀要》，對各廢州廢縣記述的錄取，就幾乎無一遺漏。在諸書的采錄中，凡歷代所設郡縣治所，均一一抄錄入書，堪稱貴州行政區域建置的資料總集和百科全書。

貴州地處邊鄙，開發較晚，正史記載粗略，且山高谷深，交通不便，文人無實地踏勘之可能，大多爲道聽塗說。如祥柯江是何江，歷代論辨不休，就源於最初記載不詳不確所致。兼之戰亂頻仍，文獻散佚，正如衛旣齊所說：「貴州風猶近古，務質樸，恥誇詐，雖有碩德懿行，恒隱而不揚；加之數罹兵燹，文獻落落，耳目睹記，勢難久遠，至有子若孫不能記其祖父姓名官爵者。」如毋斂爲今之何縣，到今天，尚有獨山說、榕江說、綏陽說、正安說、南川說數種，史學界仍聚訟紛紜，了無定論。而考縣域及治所之地，水道記載無疑是一重要途徑。由此，黎庶昌專列一卷「水道考」，收錄了酈道元《水經注》、晏斯盛《黔中水道考》、《水道提綱》、洪亮吉《貴州水道考》、汪士鐸《書洪北江貴州水道考後》、陳澧《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及《遵義府志》、《大清一統志》諸書有關貴州水道的內容，以備考證。

《祥柯故事》編撰時間不詳。全書爲稿本，民國時爲凌惕安收藏，在《民國貴州通志》修撰時，約百分之九十被采入。一九四九年後，納入貴州省博物館特藏部。從筆跡上判斷，全書大部分爲黎庶昌所錄，但部分爲其他人所錄。由於抄錄之人不一，甚至有將所錄之書剪裁後直接粘貼而成，且天頭、夾縫中多有補錄之處，給點校帶來諸多困難。而且全書未分卷，只在封面處

有各種標題。本次點校，按封面標題進行了分卷分類，並採用方志體例編定卷次。特別是名勝、險要、金石、祠廟、古蹟諸部分，更是錯綜夾雜，多爲隨手而錄，爲統一體例，對全書內容按分卷目錄進行了調整，使其各歸其類。對其抄錄內容，採用相關書籍版本進行了校勘。對未嚴格照抄全書者，爲保存原稿面目，則一仍其舊。

目錄

點校說明	二二三
卷一 建置	二二七
卷二 水道考	二三五
卷三 考證	二四九
卷四 雜記	二五六
卷五 名勝	二五九
卷六 險要	二六九
卷七 金石	二七〇
卷八 祠廟 冢墓	二七二
卷九 古蹟	二七三
卷十 宦績	二七五
卷十一 歷史人物(一)	二八〇
卷十二 歷史人物(二)	二八三

卷十三	本朝人物	二八九一
卷十四	人物瑣記	二九六〇
卷十五	歷史烈女	三〇〇一
卷十六	紀事	三〇一八
卷十七	農桑水利	三〇五九
卷十八	物產	三〇八二
卷十九	苗蠻種類	三一一五
卷二十	土司	三一五五

牂柯故事卷一 建置

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柯、牂、不庾、雕題、黑齒、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管子·小匡篇》

周之季世，楚頃襄王遣將軍莊躋溯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柯，繫舡於且蘭。既克夜郎，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歸，遂留王之，號爲莊王。以且蘭有楸舡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分侯支黨，傳數百年。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漢興，遂不賓。《華陽國志·南中志》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音窶，音矩。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

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纁，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笮

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索隱》：道牂柯江。崔浩云：牂柯，繫船杙也，以爲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

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饗。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集解》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爲自葆就。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

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